

自然与自我的
再发现之旅



Birds

Art



鸟
艺
人
术
生

[加] 京·麦克利尔 著
胡妍 译

Life



中信出版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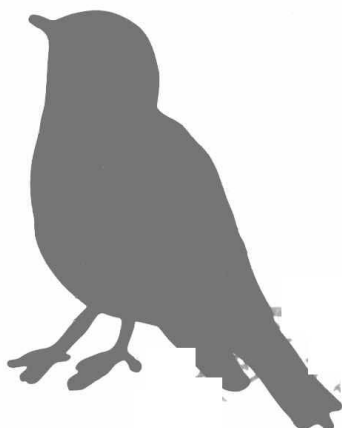


自然与自我的
再发现之旅



Birds

Art



鸟
艺
人
生

[加] 京·麦克利尔 著
胡妍 译

Life

中信出版集团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鸟, 艺术, 人生 / (加) 京·麦克利尔著; 胡妍译

.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6

书名原文: Birds art life

ISBN 978-7-5217-0160-9

I. ①鸟… II. ①京… ②胡… III. ①散文集—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41202 号

BIRDS ART LIFE

Copyright © Kyo Maclear, 2017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estwood Creative Artists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鸟, 艺术, 人生

著 者: [加] 京·麦克利尔

译 者: 胡 妍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 × 1230 mm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55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8-5866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217-0160-9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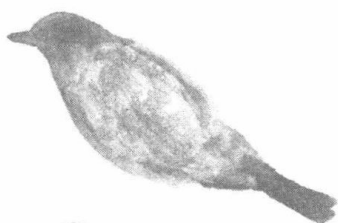
大方
sight

献 给 大 卫



鸟鸣声宛如珠宝般被镶嵌在空中。

——安妮·卡森





目 录

冬	序言	3
	12月 爱	17
	1月 鸟笼	37
	2月 微小	55
春	3月 等待	81
	4月 知识	99
	5月 蹒跚	127
夏	6、7月 间歇	155
	8月 漫游	173
秋	9月 遗憾	195
	10月 疑问	209
	11月 结束	227
冬	12月 尾声	245
致谢		258

Winter

冬



序言

面对父亲的疾病，
发现痛苦出现的奇怪形式，
其中包括“漫游癖”。

不久前的一个冬天，我遇到了一位爱鸟的音乐家。他当时三十五六岁，作为一位大城市的音乐家，他觉得自己总是无法应对压力和失望。他喜欢像胖子沃勒¹那样弹奏钢琴，但表演和自我推销又让他感到焦虑和沮丧。忧愁偶尔也会带来弦外福音，让他写出寂寞惆怅的情歌，但大多数时候只会让他愈发消沉。当他爱上鸟儿并开始为它们拍摄照片时，他的焦虑消失了。鸟儿的鸣唱提醒他，应该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那年的冬天提前降临，雪下个不停。我记得一位广播主持人曾说：“全球变暖？哈！”也是那年冬天，我发现自己有点不太对劲。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出错了，只知道自己做起事来不再像以前那样有条不紊、顺顺当当。看看周围的人，仍旧都那么成功，家庭、事业、孩子都安排得妥妥帖帖。我很希望有人能告诉我问题出在哪儿，我已经乱了方寸。

父亲最近经历了两次中风。那时，树叶还没有飘落。他跌倒了，再没能站起来。第二次发作特别可怕，伴随着败血症导致的高烧，情况危急。我不知道他能否撑下去。核磁共振显示，他脑部微小血管的破裂引起了脑微出血。

1 原名托马斯·赖特·沃勒，美国爵士钢琴家。——译者注（如无特别标明，本书注解均为译者注）

核磁共振还显示，父亲的脑部有一个未破裂的脑动脉瘤。神经学家说，这是一个“偶发瘤”，看着我们一脸焦虑，他解释道，鉴于父亲的年岁已高，不建议做手术。

那年秋天，父亲的病况极不稳定，我也只能默然以对。我未曾向人提及普通病房监视器发出的哔哔声，和清洁工将装满脏污床单的盆子推过走廊时发出的节奏清晰的吱呀声。我还记得床位极其短缺（有两天，父亲只能躺在走廊的担架床上，一条薄薄的毯子覆盖着他光秃秃的小腿和苍白的脚），医院食堂飘散出来的气味，以及候诊室里那些模样奇怪的长椅——光滑的塑料制品，浅绿色，看起来很柔软，其实不然。对于这些，我当时都无暇顾及。我也未曾向人提及深夜回家后，放松自己的感觉：寂静的房子、装满水的浴缸，闭上眼睛，让自己淹没在泡沫中，体会身体被肥皂液清洗时的舒适，而不用去清洗他人；一个习惯于抚慰他人的女人，此时得到了安抚。即便是开始时的失落感，我也不曾说起。我不知该如何去思考疾病，它变化缓慢却反复无常，有可能在瞬间将人击倒。

我的生活和写作都有过这种无法言状的经历。常常在本该写作的时候，我却睡着了。将词语组成句子、段落，最后又编成故事的过程让我疲惫不堪。这似乎是一个过于复杂、让人捉摸不透的工作。而这个工作现在提醒我：我的父亲，

那个曾经引导我爱上语言，并指引我开始写作生涯的人，正在迅速地失去他的语言能力。

尽管最严重的危机很快就过去了，我仍然不敢放松警惕。我担心如果一时放松，将无法承受突如其来的损失，而这会让我崩溃。父亲曾是一名战地记者，也是一个“职业悲观主义者”，我从他那里继承了一个信念：做最坏的预期，这本身会给人提供一种保护。我们都有一种预防性焦虑。

也有可能我正在经历一种被称为预感性悲哀的情绪，那是一种在某种不幸发生之前就会出现哀伤——能预见，意料之中，令人恐惧。这种湿漉漉的忧伤并未将我完全淹没，但它像一朵苍白的云悬在空中，逐渐稀薄，却从未完全消散。这种忧伤如影随形，我也渐渐地习惯了透过它看世界。

我一直以为痛苦让人体验到的只是纯粹的悲伤。我所知的悲伤的形象来自艺术学校，其中包括一些跪在地上的女性肖像，她们悲伤地低着头，将脸埋在手巾中，在烛光中哭泣。但我惊讶地发现，这种预感性的悲伤有着完全不同的形象，更令人警觉。我变换着姿势，或站或坐，始终警惕着四周。传说，十九世纪北美沿海的妇女曾经爬上装有护栏的屋顶平台，眺望海上的归帆，她们的屋顶瞭望台因此得名“望夫台”。我就像她们一样，搜寻着地平线的每一个角度，

寻找着厄运。

直到后来，我读到了刘易斯的《卿卿如唔》，才明白悲伤可以以不同形式反复出现。“从没有人告诉过我，丧妻之恸，感觉上仍像恐惧，也许，更严格地说，像悬空，”刘易斯写道，“或像等待——恰如一颗心悬空在那里，等待着某事发生。这使生命蒙上了一层永恒而暂时的感觉，似乎任何事都不值得开始。我无法平静。”¹

我感受到的悲伤并没有颠覆我的生活。例如，它并没有阻止我社交或运动，我还是会为了一个新的蛋糕配方去寻找橙花水；我还是能够在拥挤的瑜伽馆中仰卧放松，极近虚空的状态。但是，它让我感到漂泊不定，缺乏安全感，而且，它仍然无处不在。

一天晚上，我从镜中看到自己的眉毛高高扬起。于是我试图放松面部，让眉毛变得不同，看起来显得无忧无虑一些。第二天，在电车上，我注意到一个眉毛被仔细描饰过的女人。那细细的、让人烦躁不安的弧线使她看起来像是卡通片中焦躁的人物。我也是这样，我想着，你我都是这样。

1 该句译文参考喻书琴译《卿卿如唔》（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版）。——编者注